

原著

和諧共榮——東方思維的啓示

蕭麗華

台大中文系，台北，台灣

西方的科技文明給人類帶來了物質上的豐富和便利，形成所謂「全球化」。然而，這種全球化潛藏的黑洞，包括環境問題、貧富差距擴大、難民激增、民族、宗教、文化的紛爭等。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斷裂，有越來越激化的趨勢。如何修補裂縫，拯救危機？東方思想文化應是公認的良方。

本文綜合一場「全球化時代東方思想文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啓示」的講座中，梁乃崇教授、陳國鎮教授、王立文教授等學者專家的意見，修潤成文，旨在傳達東方思想的精華，人類如果能回歸「天人合一的共生思想」，遵循人與自然為一體的「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洞察「自然存在於人的內在價值」、清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我們就能得到「有為」和「無為」的分際，這就是東方思維提供給人類的高妙啓示。

關鍵詞：全球化、企業社會責任、天人合一、世界觀、內在價值

壹、前言

始於近代西方的科技文明，給人類帶來了物質上的豐富和便利，隨著通訊、資訊、交通工具的飛躍發展，地球日趨一體化，形成所謂「全球化」。然而，這種全球化潛藏的黑洞，即地球環境問題、核擴散、貧富差距擴大、難民激增、民族、宗教、文化的紛爭。尤其是三年前發生的「911」恐怖事件，可說是一個象徵。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斷裂，有越來越激化的趨勢。「憎恨」與「不信」不斷加深，「分裂」的能量在拆散人類之間的關係。如何修補裂縫，拯救危機？東方思想文化應是公認的良方。

為此，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王立文教授於民國95年7月28日舉辦了一場「全球政經文化論壇講座系列」，講題為「全球化時代東方思想文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啓

示」，會中共有梁乃崇教授、陳國鎮教授、王立文教授等八位學者專家參與討論，本文是筆者當時參與討論的初稿，今經修潤成文，旨在綜合梁乃崇、陳國鎮和王立文等教授在講座中的意見，以傳達東方思想的精華。

貳、東方思維的精華

湯因比博士曾說：隨著科學技術壓倒一切似的進展，道德性、倫理性、精神性停滯，由此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斷絕。他指出近代物質文明的危機，本質在於「道德差距」。就是說，「善性」衰退，人類的倫理、道德水準低下。要克服這些，提高人類倫理性，湯因比認為：巨大的力量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¹。

池田大作 2005 年給中國北京「二十一世

投稿日期：2006年12月19日

聯絡人：蕭麗華

E-mail: hsiao@ntu.edu.tw

紀東方思想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賀詞也提到中華民族所具有的某些特殊精神，——人的生命中所蘊含著「慈悲」與「信賴」的「善性」。池田說：「善性」是使人類「融合」的能量，人的生命所內含的「善性」聯合起來，控制「惡性」力量，是文明轉換的關鍵。把「憎恨」與「報復」變革為「慈悲」與「報恩」的人本主義智慧之光如鑽石一般在東方思想中閃耀。²

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則深入中國思想史的「天人合一」論，提出第一能使中國文明史絢麗奪目的是「共生」思想。這是一種人類與大自然、人與人共同生存、互相支援，並共同繁榮的精神。「共生」思想是中國「天人合一」論思想的精髓，是形成近代儒家思想的宏大水脈的「大同」思想。大自然與人類的「共生」思想就是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最大貢獻。「天人合一」論主張天道與人道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的心或性當中具有天的性質，此即「德性」。「大同」思想也展現著人與人互相理解、共鳴、苦樂與共的「共存」精神性為「仁愛」之情。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曾說：既然受生於大地，地球之人類皆為自己之同胞，瞭解他們則發生親愛之情。³

會議中梁乃崇教授指出：「在東方文化中，佛、道、儒等思想，堪稱是主要表徵。當一個人真正做到『人心』與『道心』連成一氣時，則會覺得自己與宇宙是一體的，也就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王立文教授指出松下幸之助的企業哲學是：「自育、育人、育行圓滿」，如果企業能圓滿此行，最好能做到佛家所說的「自覺、覺人、覺行圓滿」。⁴這更可看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對東方「共生」思想文化實有很大的補充。

從以上所述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肯定來看，「共生」、「共存」、「天人合一」以及「善性」、「慈悲」等「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應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需要的良藥。而這些思想也與佛教所說的「緣起」「性空」「慈悲」「智

慧」等道理相通。佛教認為，大自然和人，一切存在在於「相資相依」的關係性。萬物互助互利而「共生」，所顯示的正是符合宇宙節律的應有狀態。

參、天人合一的共生思想

中國傳統思想所闡揚的「共生」思想，如果能成為一種全球化之後的時代精神，將能為人類開闢出一條調和與繁榮的道路。以「共生」思想為基礎而確立的人本主義思想，更是中國思想一向追求人生的目的。例如，中國「人本主義」的碩果之一是儒家所提倡的「仁」。從文字起源來看，「仁」是由「人」和「二」構成的，意味著「人」相對、相愛。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對人道主義、人道的覺醒，擴而言之，就是對人類愛的覺醒。再如六世紀使中國佛教興隆的天臺大師智顛在他的主要著作《摩訶止觀》中說：「以仁慈矜養，不害他，即不殺戒。」⁵可見「慈悲」與「仁」有共同的意義。所謂「不殺戒」，是表現佛教的生命尊嚴的「慈悲」之戒。大乘佛教倫理的基調「慈悲」與儒家的「仁」在精神性、倫理性上是一脈相通的。

陳國鎮教授在這次論壇中指出：「東方文化根底存在三個層次：一、是內省的功夫，即往內省察；二、著重修鍊，再進行調整；三、天人合一之境。」⁴這個看法與筆者原初的體會相符應，整體綜合起來，東方文化思想所提供的智慧應有三個特質：

(一)、整體主義的世界觀

把人與自然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此即「天人合一」的觀念。中國古代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觀就建立在這個觀念之上。

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孔子，發軔于孟子。孔子以天為宇宙的最高主宰。孟子則認為天人相通，天的根本性德蘊含于人的心中，天道與人道相互貫通。孔門及孟子所謂的「天」，主要是道德意義上的，但同時也兼有自然的涵義。因此，最初儒家提出天人相通的觀念，其用意在於賦與人類社會的基本

道德原則以宇宙論的意義。

中國宇宙論的開創者是老子。《老子》二十五章說：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⁶。老子認為，人與自然雖可分而言之，究其根本是一體的。

這個思想，在儒家經典《周易》中表達得更加明確。《周易》認為，天地間一切人物，都是陰陽交感、八卦相蕩而成，因而是統一的。《周易》調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統攝六十四卦。天道、地道合起來是自然界的秩序、法則，人道則是人類社會的行為準則。在《周易》看來，這兩者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間是相互融通的。

《周易·乾卦·文言》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⁷。這裏講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不只中國思想如此，古代東方思想也大多類此。比如印度，中國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則稱之「梵」。中國的「人」，印度稱之為「我」。

總體來看，中國講「天人合一」，印度講「梵我合一」，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與印度「梵我合一」的哲學中，人存天德，人能法天，因此為不存在這種事實與價值的截然二分。

(二)、自然的內在價值

當代「可持續發展」學說的基本倫理，是肯定自然具有不依賴于人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然而，從西方傳統哲學的立場看，這個問題是難以解決的。在西方哲學中，一直存在著事實與價值分離的傾向。按照傳統的知識論邏輯，事實判斷所揭示的是「是」（to be），意思是，這是物件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價值判斷所確定的是「應該」（Should），這是人以自身為尺度設定的。依據這個邏輯，自然的價值就僅限於對人的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也是評價活動。

佛教觀照（觀物、觀道、觀己），「觀」字不只是認識活動，同時是「我就是宇宙」，「我與宇宙合一」的意思。這種活動不是以主體為尺度，而是以物件自身為尺度進行的。老子講「滌除玄覽」⁶，莊子講「用心若鏡」、「心齋」、「坐忘」⁸，稷下道家講「虛、靜」，南朝宗炳講「澄懷味道」⁹等等，都是為調必須排除任何主觀性，自然的本質和價值才同時得以彰顯。所以，東方思想自始至終就是明確肯定自然本身具有內在價值。

(三)、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古代思想在肯定自然內在價值的同時，也明確承認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老子》二十五章說：「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⁶《荀子·王制》則進一步認為，水火有形體（「氣」）而無生命（「生」），草木有生命而無知覺（「知」），禽獸有知覺而無道德觀念（「義」），唯獨人既有形體、生命、知覺又有道德觀念，因而「人最為天下貴」¹⁰。這是從生理、心理和道德能力三個方面論證人的優越性。

肯定自然的內在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自然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確認人在世界中的卓越地位，也必然要認可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的正當性。如何協調這兩個方面，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呢？這就涉及到人如何面對自然的問題。

《周易》就是從這種知識論邏輯出發，對自然的事實與其價值之間的關係作了深刻的闡發。《繫辭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說「生生之謂易」⁷。「易」是自然創化的本質，是自然的事實；而自然的創化又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實現，這是自然的價值。同是一個自然，從事實的角度講，其本質是永恆的變化；從價值的角度講，其意義在於生生不息的創造活力。對自然本身來說，這兩者是二而一的。

肆、「有為」和「無為」的分際

了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又明白人與自然

的關係之後，人自能體現如何與天地共生與萬物一體，尤其在「有為」和「無為」的分際中。

中國多數思想家都是主張有為的。在對自然的關係上力主有為的，首推荀子。荀子從天人相分的觀點出發，主張人應該主動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這就是「制天」的觀念。但是，荀子為沒有將人與自然截然對立起來。荀子講天人有「分」，既有分別的意思，也有不可相互僭越之義。因此，荀子一面主張「盡人力」，一面又講「不思天」、「不與天爭職」。在荀子看來人應當改變自然，使之為人所利用，這是人的權利，也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但他同時又認為，自然本身有其規律，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且也是人所無法企及的。因而，所謂「制天」，只是要求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使自然不利於人的方面變得有利於人，為不以人對自然的工具主義態度為前提。

與荀子極言人的能動性相反，莊子在人類與自然的實踐關係上竭力主張無為。《莊子·秋水》說，「不以人滅天」，「不以人助天」⁸。人應當順應自然，而不應毀滅自然，這是人對自然的義務，在這一點上，莊子是正確的。但莊子進而又否定人介入自然的正當性，完全不考慮人類改造自然活動的合理性方面，把人對自然的義務絕對化，這顯然是片面的。

事實上，在對待人類與自然的實踐關係問題上、除荀子、莊子等少數人持論比較極端外，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哲學家都主張應以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為目標。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合德的思想。《周易》認為，人乃陰陽二氣所化，故兼有剛柔兩重稟性。陽剛之性要求人「自強不息」，即發揮主動的創造精神；陰柔之性則要求人「厚德載物」，即以寬大的胸懷接納萬物。在對自然的實踐中，「自強不息」就是要積極地改造自然，參與自然的演進；而「厚德載物」則是要求改造自然的活動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在改造自然的同時體認自然本身的和諧機趣（《繫辭傳》：「範圍天地而不過

」，「樂天知命故不憂」。如此，才能達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⁷的境界。用今天的眼光看，這種以人類與自然和諧為最高目標的道德規範，理應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倫理觀的核心，能實現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間的永久和諧。

伍、結語

在當代世界，面臨由工業文明帶來的全球性危機，每一種文化都有義務從自身的傳統出發，積極尋求克服危機的途徑。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一篇談話中說道：「危機從哪裡出現，克服的希望就來自那裡。」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也常常處於類似的境地。

從總體上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前科學（Pre-scientific）形態的文化，而它現在所面對的是科學精神興盛已久的現實。如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項歷史性難題。《莊子·應帝王》中：「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⁸以及《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⁶的態度，或許不失為修補人類、人類與天地自然斷裂的良方。

台灣的歷史，是由所有曾在這裡生活過的人共同經營與締造出來的。除了原住民，漢人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大量自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兩省移民而來；雖然泛稱漢族，但根據他們使用的語言來看，主要是閩南、粵東講福佬話和客家話的人群，並具有漢人社會的文化特性。再一次的大移民，則發生在1949年。由於國民政府搬遷來台，來自中國各省、大江南北的人群，帶著差異更大的語言、文化，落腳紮根成為台灣的新住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更成為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中國大陸等地外籍配偶或勞工移入的地方，增添台灣人口的多樣性。光是人與人的問題，就已經台灣現階段最大的問題，遑論企業界。企業更是應該以「人」為創造主體，以「人」為管理對象的

一種群體經營，因此，回歸「天人合一的共生思想」，遵循人與自然為一體的「整體主義的世界觀」，洞察「自然存在於人的內在價值」、清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我們就能得到「有為」和「無為」的分際，這就是東方思維提供給人類的高妙啓示。

參考文獻

1. 湯比 (Toynbee, Arnold Joseph)、索洛金 (Pitirim Aleksandrovich Sorokin) 等撰；楊升橋譯《現代文明的危機：湯因比、索羅金文集》，（臺北市：環宇，1971年），頁5。
2. 池田大作〈「21世紀東方思想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賀詞〉，見東洋哲學研究所(日本)與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池田大作研究會」聯合主辦的「21世紀東方思想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5、16日，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
3. 季羨林《暢談東方智慧：季羨林、蔣忠新與池田大作鼎談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10-15。
4. 王立文《倫理通識與企業社會責任》，（商鼎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94。
5. 《摩訶止觀》，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六冊，頁77。
6. 王淮《老子探義》，（台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42、頁106-107、頁205。
7.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周易正義》，（臺北市：新文豐，2001年）。
8. 黃錦鉉《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70-71、頁97、頁213。
9. 陳傳席《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99-117。
10. （唐）楊諒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台北：台灣時代書局，1976年）頁94。

To Be Harmonious and Flourishing with Others — A Teaching of Oriental Thoughts

Li-Hua Hsiao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Western culture, nourish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an abundant and convenient environment to the human race, turing the world into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is kind of “globalization” conceals many dangers. Environmental concerns, gap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fugees, national, religious or cultural conflicts, are just a few among oth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gent and other people, between a person and the world,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lienating and tense. How to mend the damage and save the crisis? Oriental thinkings may be able to provide inspiration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opinions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a seminar called “Eastern Culture on Co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t is argued that only if the human race can return to the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is a whole, nature is an intrinsic value, and human being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the world, they could hav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wei*” and “*wu wei*”, viz., “do” and “not to do”. This is the teaching Oriental philosophies can provide to u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World view, Intrinsic value.